

Stefan Zweig

茨威格小说全集 [II]

[奥]斯·茨威格 著 张玉书 等译



Stefan Zweig

茨威格小说全集 [II]

中短篇小说

[奥]斯·茨威格 著 张玉书 等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Stefan Zweig  
Erzählungen und Novellen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茨威格小说全集. 第二卷, 中短篇小说 / (奥) 斯·茨威格著; 张玉书等译.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9

ISBN 978-7-02-014744-1

I. ①茨… II. ①斯… ②张… III. ①小说集—奥地利—现代②短篇小说—小说集—奥地利—现代③中篇小说—小说集—奥地利—现代 IV. ①I52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9)第 051472 号

责任编辑 欧阳韬  
装帧设计 黄云香  
责任印制 任 祎

## 目 次

日内瓦湖畔的一个插曲 .....	1
看不见的珍藏 .....	10
一个女人一生中的二十四小时 .....	27
心的沉沦 .....	90
感情的混乱 .....	121
里昂的婚礼 .....	207
女仆勒波雷拉 .....	218
旧书贩门德尔 .....	244
无形的压力 .....	273
偶识此道 .....	313
象棋的故事 .....	350
既相同又不同的两姐妹 .....	409
是他吗? .....	434
偿还旧债 .....	467
寻觅往昔 .....	494

## 日内瓦湖畔的一个插曲

一九一八年夏天的一个夜晚，在日内瓦湖边靠近瑞士小镇维勒内夫的地方，有个渔夫驾着小船，在湖上发现了一个奇怪的东西。划到近处一看，原来是一只用几块松散的木板捆在一起做成的木筏，一个赤身裸体的男人用木板当桨，正笨手笨脚地想往前划。渔夫大吃一惊，赶忙划过去，把这个筋疲力尽的人拉到自己的船上，用渔网凑合着盖住他的赤裸的身体，然后试着和他攀谈。那人冻得浑身发抖，怯生生地蜷缩在小船的角落里，回答的时候却说着另一种语言，跟渔夫说的话没有半点相似。折腾了半天也没有结果，这位乐于助人的渔夫只好作罢，拉起渔网，加快速度，把小船向岸边划去。

湖畔的轮廓在熹微的晨光中显现，这位裸体人的脸也随之明亮起来。阔大的嘴边长满了乱蓬蓬的胡子，口中发出一阵孩子气的笑声。他举起一只手，指指对面，一再表示询问，其实他心里已经多少有数，便嗫嚅着说出了三个字，听上去好像是“罗西亚”<sup>①</sup>。船头越靠近湖岸，他说话的声音就越显得高兴。最后，船底终于擦着湖边；等待渔夫捕鱼归来的女眷们，尖叫着四下跑开，就像从前

---

<sup>①</sup> 即俄罗斯的谐音。

瑙西卡<sup>①</sup>的侍女们看见渔网里的裸体男人时一样；过了一会儿，村里各式各样的男人，被这稀奇古怪的消息所吸引，才渐渐围了上来。当地勇敢的村长忠于职守，也神气十足地走过来。他根据上级的指示，凭着战时的丰富经验，立刻明白，此人准是逃兵，肯定是从法兰西那边的岸上游过来的。他摆出架势要进行一次官方审讯，可是这个尝试却令他大费周折，很快就显得不伦不类，毫无价值，因为这个裸体人（有几个居民方才已扔给他一件外套和一条帆布裤子）不论问他什么问题，总是带着询问的神气重复叫道：“罗西亚？罗西亚？”而且越说越胆怯，越说越心虚。村长一看自己的尝试不成，便做出明白无误的手势命令此人跟他走。这时村里的青年人已经醒来，在他们的喧闹声中，这个浑身湿漉漉的汉子，穿着松松垮垮的裤子和上衣，赤着两只脚被带到了村公所，拘留在那里。他不作反抗，也不吭一声，那双明亮的眼睛由于失望而变得黯然神伤，他的高耸的双肩似乎受到沉重的打击，蜷缩起来。

这时，抓到一条人鱼的消息已经在附近的几家饭店里传开。有几位日子过得单调沉闷的女士和先生，很高兴有这样一个愉快醒脾的插曲，都过来观赏这个野人。一位女士把高级的夹心糖送给他吃，他却像个猴子似的，疑心重重地把糖搁在一边。一位先生给他照相，大家都高高兴兴地围着他七嘴八舌地说个不停。最后，一位饭店经理走来，他曾经久居国外，会说几种外语，他先后用德语、意大利语、英语，最后用俄语和这个惊慌失措的汉子说话。这个受惊之人，一听到他的乡音，就惊跳起来。在他温和敦厚的脸上布满了笑容，嘴咧得老大。突然间，他镇定而又坦率地讲述起他的

---

① 荷马史诗《奥德赛》中的人物。瑙西卡为阿尔利诺国王的女儿，和她的侍女们  
在海边嬉戏，发现一丝不挂的俄底修斯漂流到该岛，侍女们吓得四下逃散。

全部故事。故事很长,说得颠三倒四,有的地方连这位客串的翻译也没听明白,可是这个人的命运大致就像下面所说的那样:

他在俄国作战。有一天,他和成千上万个其他人一起被装进车厢,走了很远的路程;然后又被装上船,走的时间更长;他们到过一些地方,那里热得够呛,就像他所说的,肉里的骨头都给烤软了。最后,他们又到什么地方上了岸,被装进车厢,然后突然间冲上一个山坡,详细情况他不得而知,因为一开始一颗子弹就击中了他的腿。翻译把大家的提问和此人的回答翻译之后,大家立刻明白这个逃亡者是被调到法国作战的那些俄国师团中的士兵。这些人走了半个地球,他们穿过西伯利亚,经过海参崴,被派往法国前线。大家都对他表示某种同情,可同时也很好奇,并想知道,是什么促使他尝试这奇特的逃亡。这个俄国人带着又宽厚又狡猾的微笑,很乐意地往下叙述:他刚养好伤,就问护理人员,俄国在哪儿,他们给他指了指方向。通过太阳和星辰的位置,他大致确定了方位,于是便悄悄地逃走,夜里步行,白天躲在干草堆里,避开巡逻兵。有十天的时间,他一直吃着采撷来的果子和乞讨来的面包,最后来到这个湖边。说到这里,他的解释就不太清楚了。他似乎是说,他出生在贝加尔湖边,以为湖的对岸就是俄国,他在晚霞夕照中已经看到了对岸摇曳不定的线条。总而言之,他从一间茅屋里偷了两根木头,脸朝下趴在木头上,用一块木板做桨,游到湖里,然后渔夫就在湖上发现了。他讲完他那含糊不清的故事以后,战战兢兢地问道,他是否明天就可以回到家里。这个问题刚一翻完,就由于他的无知,而引起了一阵哄堂大笑。可是,笑声很快就变成了感动和同情。这人忐忑不安,可怜兮兮地环顾四周;每个人都塞给他几个银币或几张钞票。

这时通过电话联系,从蒙特罗赶来一位职位较高的警官,他费

了不少劲儿才对发生的事情做了一份记录。不仅是因为这位客串的翻译水平不高,同时也因为这个陌生人太无知,对于西欧人士来说,这种无知简直难以理解。除了知道自己名叫波里斯之外,他似乎对他自身也一无所知。他对自己故乡那个村子的描述混乱不堪。不久,人们总算弄明白,他们是麦切尔斯基公爵的农奴(虽然这种徭役已经取消了三十多年,他还是自称农奴),他和妻子跟三个孩子住在离大湖五十俄里的地方。于是人们就商量,如何安排他的命运,而他则目光呆滞、缩着肩膀站在这伙七嘴八舌争论不休的人们中间:一些人认为,应该把他送到伯尔尼的俄国公使馆去,另一些人则担心这个措施会使他又被送回到法国。警官表示这个问题实在难办:究竟把他当作逃兵对待呢,还是当作没有证件的外国人?镇上的书记官从一开始就反对把这个陌生的食客收留在这里养起来。有个法国人神情激动地叫道:对于这样一个可耻的开小差的家伙,根本用不着这样费事,他得干活,要不就送他回去。两个女人则激烈反对,认为他遭到这种不幸的命运完全是无辜的,把人家从自己的家乡派到一个陌生的国度去,本身就是犯罪。眼看这个偶然事件即将演变成一场政治争吵,突然间有位老先生,一个丹麦人发了话,他语气强劲地宣称,他愿为这个人支付八天的生活费。在这八天里,当局应该和公使馆达成协议。一个意想不到的解决方案,既可使官方也可使民间各派都感到满意。

讨论越来越激烈。与此同时,这个逃亡分子渐渐抬起他怯生生的目光,一动不动地盯着饭店经理的嘴唇。他知道,在这伙人当中只有此人能明白无误地告诉他,他的命运将会如何。他朦朦胧胧地感觉到,似乎是他的存在激起了这场骚乱;这时,话语的喧嚷平息下来,他完全无意识地在寂静中哀求似的向那位经理举起双手,就像女人在圣像前做的那样。这个手势动人心魄,以不可抗拒。

之势打动了每一个人。经理亲切地向他走去，安慰他，叫他不要害怕，他完全可以安安全全地待在这里，以后的这段日子，他会安排他住在他的饭店里。俄国人想吻他的手，可经理直往后退，把手缩了回去，然后指了指旁边的房子。这是一个小旅馆，他将吃住在那里。经理又跟他说了几句亲切的话语来安慰他，便沿着大街向自己的饭店走去，并一面挥手向他致意。

逃亡者一动不动地目送着他。这唯一懂得他语言的人刚一走开，他那豁然开朗的脸又阴沉下来。他用眷恋的目光望着那人渐渐远去，直到他走向坐落在高处的饭店；他丝毫也不理睬其余的人，这些人对他奇怪的举止或表示惊讶或感到可笑。有一个人同情地碰碰他，指了指那家旅馆；他沉重的肩膀仿佛松弛下来，他低着头走进门去。有人给他开了酒吧间，他挤到桌旁，女招待在桌上放了杯烧酒，向他问好。然后他就整个上午低垂着目光，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村里的孩子不断地从窗口向里窥望，并大声哄笑，向他叫喊些什么——可他头也不抬。进屋来的人好奇地打量他，他目光死盯着桌子，佝着背坐在那里，一副羞怯、害怕的样子。中午吃饭的时候，一群人在屋里大声说笑，好多他听不懂的话在他身边喧响，他可怕地意识到自己是个陌生人，在大家都很活跃的情况下，只有他一人又聋又哑地坐着，两只手哆嗦得那么厉害，几乎无法把勺子从汤里举起来。突然间，一股泪水沿着他的面颊流下，沉重地滴落在桌子上，他怯生生地环顾四周，别人也看到了他的泪水，大家一下子都沉默不语，他羞愧无比：那沉重的头发蓬乱的脑袋低得更加厉害，几乎碰到黑木的桌面。

直到晚上他都一直这样坐着。客人进进出出，他感觉不到他们，他们也不再感觉到他：他坐在火炉的阴影里，只不过是一片影子，他两手重重地撑着桌子，大家都忘了他的存在，谁也没有注意

到他在朦胧的夜色中突然站了起来，像只野兽似的迈着沉重的步子，向高处的饭店走去。他在饭店门前站了一个小时，两个小时，谦卑地把帽子拿在手里，眼睛不看任何人。这个奇怪的形象，一动不动，黑黝黝地像根木头桩子插在灯火辉煌的饭店门口的地上。这个形象终于引起了一个小厮的注意，他把经理找来。经理用俄语和他打招呼时，这张阴沉的脸上又闪现出一道光亮。

“你要什么，波里斯？”经理友善地问道。

“请您原谅，”他嗫嚅着说道，“我只想知道……我是不是可以回家。”

“当然，波里斯，你当然可以回家。”经理微笑着答道。

“明天就可以回家吗？”

这下经理的脸色也严肃起来。波里斯的话简直就是哀求，经理脸上的微笑顿时一扫而光。

“不行，波里斯……现在还不行，要等打完仗以后。”

“什么时候打完仗？战争什么时候结束？”

“上帝才知道，我们凡人是不知道的。”

“早一点不行吗？我不能早一点回去吗？”

“不行，波里斯。”

“路真的那么远吗？”

“是的。”

“得走许多天吗？”

“得许多天。”

“我能走，先生！我有力气，我不会走累的。”

“但是你没法走，波里斯，这中间有道国境线。”

“国境线？”他迟钝地望着。这个词他很陌生，然后他就以他那奇特的执拗劲说道：

“我会游过湖去。”

经理几乎笑了起来，可是他心里很难过，便柔声地向那俄国人解释：“不行，波里斯，这样干不行。国境线那边就是外国，人家不让你过去。”

“可是我又不加害他们！我已经把我的步枪扔掉了。要是我求他们看在基督的分上，为什么他们不让我回到我妻子身边去呢？”

经理的心情越来越沉重，他感到非常难过。“不行，”他说道，“他们不会让你过去的，波里斯。人们现在已经不再听基督的话了。”

“那么我该怎么办，先生？我可不能待在这里啊！这里的人听不懂我说的话，我也听不懂他们。”

“你会学会的，波里斯。”

“不，先生。”俄国人低低地垂下头去，“我什么也学不会，我只会在地里干活，其他什么也不会，叫我在这儿做什么呢？我要回家！请您给我指指路吧！”

“现在没路可走，波里斯。”

“可是，先生，他们总不能禁止我回家，回到我妻子和孩子身边去吧，我已经不再是当兵的了。”

“他们会禁止你回去的，波里斯。”

“那么沙皇呢？”他突如其来地问道，期待和敬畏使他浑身颤抖。

“已经没有沙皇了，波里斯，他们把他给废了。”

“没有沙皇了？”他目光呆滞地凝视着对方，最后一道光亮从他的目光中消失，然后疲惫不堪地说道，“这么说，我回不了家了。”

“现在还不行。得等一等，波里斯。”

“等很久吗？”

“我不知道。”

黑暗中的这张脸变得越来越阴沉：“我已经等了那么久！我不能再等下去了。给我指指路，我要去试试！”

“无路可走，波里斯，他们在国境线上就会把你抓住。待在这儿吧，我们会给你找活干的！”

“这儿的人不懂我的话，我也不明白他们。”他固执地重复说道，“我在这儿活不下去！帮帮我，先生！”

“我帮不了，波里斯。”

“看在基督的分上帮帮我，先生！帮帮我，我实在受不了了！”

“我没法帮你，波里斯，现在谁也帮不了谁。”

他们默默无言地面对面站着。波里斯用手把帽子转个不停。“他们为什么把我从家里抓走？他们说，我得保卫俄罗斯，保卫沙皇，可是俄罗斯离这儿那么远，你刚才说，他们把沙皇……您怎么说来着？”

“废了。”

“废了。”他大惑不解地重复一遍这两个字，“我现在该干什么呢，先生？我得回家！我的孩子哭着嚷着叫我，我在这儿活不下去！帮帮我，先生！帮帮我！”

“我帮不了，波里斯。”

“就没人能帮我吗？”

“现在没人。”

俄国人把头垂得更低，然后突然闷声闷气地说道：“我谢谢你，先生。”然后转过身去。

他非常缓慢地向山坡下走去，经理久久地看着他的背影，心里

纳闷,他没有朝旅馆走去,而是沿着石级向湖边走去。经理深深地叹了口气,又回到饭店去处理自己的事情。

第二天早上,同一个渔夫发现了那个淹死的人的赤裸裸的尸体,这可是纯属巧合。死者把人家送给他的裤子、帽子和外套仔仔细细地放在岸上,赤条条地跳入湖水中,就像他从湖里来时一样。对这一事件官方作了记录。不知道这个陌生人的姓名,便在他坟上立了一个便宜的木十字架,人们用这种小十字架来纪念那些无名氏的命运。如今这种十字架插遍了我们整个欧洲,从这一头直到那一头。

(1922)

(张玉书 译)

## 看不见的珍藏\*

(德国通货膨胀时期\*\*的一个插曲)

列车开出德累斯顿,过了两站,一位上了年纪的先生登上我们的车厢,彬彬有礼地跟大家打招呼,然后抬起眼睛,像跟老朋友问好似的再一次向我点头致意。我一下子想不起,他究竟是谁;可是等他微微含笑地道了他的姓名,我立刻回忆起来:他是柏林最有声望的艺术古玩商之一,战前<sup>①</sup>和平时期我常常到他店里去参观并且购买旧书和作家手迹。我们起先东拉西扯,随便聊聊。接着他话锋一转,突然说道:

“我得跟您说说,我刚从哪儿来。因为这个插曲可以说是我这个老古玩商三十七年来从来没有遇见过的奇事。您大概自己也知道,自从钞票的价值像逸出的煤气似的,转眼化为乌有,现在古玩市场上是个什么情况:暴发户们突然对哥特式的圣母像和古版书,古老的蚀刻画和画像大感兴趣;你怎么也满足不了他们的要求,甚至得拼命抵抗,不让他们把你店里的东西一抢而光。他们简直恨不得把你衬衫袖口上的纽扣和桌子上的台灯都抢购了去。所以越来越需要源源不断地收进新货——请原谅,我竟突然把这些

---

\* 本篇第一次发表于一九二四年。

\*\* 指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至三十年代初。

① 指第一次世界大战前。

我们一向带有敬畏之心提起的东西叫作货物——但是这帮家伙已经叫人习惯于把一部绝妙的威尼斯古版书看作是多少多少美金，把古埃齐诺<sup>①</sup>的素描看作是几张一百法郎钞票的化身。对于这些突然间抢购成癖的家伙无孔不入的钻劲儿，你怎么抵挡也是无济于事的。所以我一夜之间又给刮得一干二净。我们这家老店是我父亲从我祖父手里接过来的，现在店里只有一些极其寒碜的破烂货，从前连北方的街头小贩也不会把它们放到他们的手推小车上。我羞愧已极，恨不得关上店门，停业不干。

“正在这种狼狈的境地，我忽然想到，不妨把我们过去的旧账本拿来查一查，找出几个往日的老主顾，说不定我又能从他们那儿捞回几个复本。这种老主顾的花名册像一片坟地，特别在现在这个时候，实际上提供不了多少线索。我们大部分老主顾早就被迫把他们的收藏拍卖掉了，或者早已去世，对于硕果仅存的少数几个，也不能抱多大希望。这时我突然翻到一捆书信，大概是我们最早的一位老主顾写来的。他在一九一四年大战爆发以来从来没有向我们订购或者打听过什么东西，所以我压根儿把他给忘了。他和我们的通信，几乎可以追溯到六十年以前，这可一点也不夸张。他在我父亲和我祖父手里就已经买过东西了，可是我记不得在我自己经手的三十七年里他曾经踏进过我们的店铺。所有的一切都表示出，他大概是个古怪的、旧式的滑稽人物，是门采尔或者斯比茨维克<sup>②</sup>笔下那种早已销声匿迹的德国人。这种人极少活到我们这个时代，作为罕见稀有的怪人，有时散居在一些外省的小城市

---

① 古埃齐诺(1591—1666)，原名乔万尼·弗朗切斯科·巴尔比哀利，意大利折中画派画家。

② 阿道夫·门采尔(1815—1905)，德国现实主义画家；卡尔·斯比茨维克(1808—1885)，德国画家，其作品多取材于德国小城市的生活。

里。他的手书是书法的珍品,写得工工整整,钱数下面用尺子画上红线,而且每次总把数目字写上两遍,以免出错;除此以外,他还用从来信裁下来的没写字的白纸和翻转过来的旧信封写信,凡此种,表明一个不可救药的外省人生性小气和节约成癖。这些稀奇古怪的文件上面,除了他的签名之外,还签署着他全部复杂的头衔:‘退休林务官兼经济顾问官,退休中尉,一级铁十字勋章获得者’。这位一八七〇年战争的老兵,现在如果还活着的话,想必至少已有八十岁了。可是这位滑稽可笑、节约成癖的老人作为古代蚀刻画的收藏家却表现出极不寻常的聪明才智,异常丰富的专门知识和高雅不凡的艺术趣味。我把他将近六十年的订单慢慢地加以整理,其中第一张订单还是用银币计价的呢,我发现,这个不显眼的外省人在花一个塔勒<sup>①</sup>可以买一大堆最精美的德国木刻的时代,一定已经不声不响地收集了一批铜版画,这些藏画可以和那些暴发户的名气很大的收藏相比而毫不逊色。因为,单单半个世纪里他在我们店里每次用几个马克、几个芬尼买下的东西加在一起,到今天也已价值连城了。除此之外,还可以料想,他在拍卖行里和其他商人手里一定也捞了不少便宜货。当然,他从一九一四年以来,没有再寄来过订单。可是我对古玩市场上的各种行情是十分熟悉的,这样一批版画如果公开拍卖或者私下出售,一定瞒不过我。所以说,这位奇人想必现在还依然健在,或者这批收藏现在就在他的继承人手里。

“这件事情引起了我的兴趣,所以第二天,也就是昨天晚上,我立刻跳上火车,径直前往一个在萨克逊<sup>②</sup>比比皆是的寒碜不堪

---

① 塔勒,德国旧制银币,十六世纪以来流行于大部分德意志国家。

② 萨克逊,德国东部原德意志境内一个王国,帝国统一后,为一个行省。

的外省小城。我走出小火车站,沿着这座小城的主要大街信步走着。我简直觉得难以置信,在这么一些外观平淡无奇、情调低级庸俗、按照小市民的口味修饰起来的房子当中,在某一个房间里面,居然会住着一个拥有伦勃朗<sup>①</sup>的无比精美的画幅以及全套丢勒<sup>②</sup>和曼台涅<sup>③</sup>的铜版画的人。我到邮局去打听,有没有一个叫这个名字的林务官或者经济顾问官住在这里。使我惊讶的是,人们告诉我,这位老先生确实还活着。于是我在午饭之前便动身前去拜访——老实说,我心里多少有些紧张。

“我毫不费劲地找到了他的寓所,就在那种简陋的外省楼房的三层楼上。这种楼房大概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一位善于投机的蹩脚建筑师匆匆忙忙盖起来的。二层楼住着一位诚实的裁缝师傅。三楼左侧挂着一块闪闪发亮的铜牌,刻着邮政局长的名字,在右侧终于看到了写着这位林务官兼经济顾问官姓名的瓷牌。我犹豫地拉了一下门铃,一位年纪相当大的白发老太太,头上戴着一顶干干净净的黑色小帽,马上把门打开。我把名片递给她,并且问她林务官先生是否见客。她先是不胜惊讶、有些怀疑地看了我一眼,然后看看我的名片。在这座与世隔绝的小城市里,在这么一幢旧式房子里,从外地有客来访似乎是件大事。可是她和蔼地叫我稍等,便拿着名片,进屋去了。我听见她在屋里轻声耳语,接着突然听见一个洪亮的、大声喊叫的男人声音:‘啊……柏林来的 R 先生,从那家大古玩店来的……请他进来,请他进来……我非常高兴看见他!’这时老太太已经踩着碎步很快地走了回来,请我进起

---

① 伦勃朗(1606—1669),荷兰著名画家。

② 丢勒(1471—1528),德国著名画家。

③ 曼台涅(1431—1506),意大利北部影响最大的画家,文艺复兴早期的代表人物。